

# 窗外的鸽子

惟耕

上午9时12分,那只灰色的鸽子又来串门了,很随意地落在书房外宽不过十几厘米的窗台上。我坐在书桌前,隔着一层玻璃,用目光与它对话。它照例先是机敏地转动脖子朝四周瞥上几眼,然后再转头望几眼我的书房,或者是我。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没敢动,就这么默默地注视着它,生怕我任何一个动作会破坏了这种美好的氛围。

我不清楚5年前搬到这所房子之前,它是否也光顾过这里。与它初次相见,是在我刚搬来不久的一个初秋早上,云层很薄,微风把天空洒下的雨滴梳理成长长的丝线。它被雨丝缠绕住的羽翼扇动起来有点吃力,便落脚在窗台上。

那时的它,身形比现在娇小得多。一身深灰色的外套,竟无意间与我撞衫。一对圆溜溜的眼睛,除了机灵,还是机灵。

虽然我在书房闲坐的时间并不多,但从那以后,缘分让我与它不止一次在这里相遇。有

好多次,我与它就那样隔着玻璃静静地对视,虽然每次它看我的时间不过几秒钟,但我总觉得就这几秒的对视,它已经窥透了我的心事。

就这样,日子久了,我与它跨越物种成为老相识,就像黄豆与菟丝子,就像水牛和它背上的小鸟。但又有所不同,黄豆与菟丝子是寄宿与寄主的关系,水牛和小鸟是相互依附存在的,而我没有给它投喂一粒食物,它也没像黄莺一样给我唱一支动听的歌。我与它就像两株不同科属的小树,分立在小溪两岸,又像一棵草与另一棵草,一棵是单子叶的,一棵是双子叶的。

每次看到它,我大多是在静静地翻书或者敲击键盘,而它可能是路过歇脚,也可能是特意过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,只是我未听懂它的语言,也未读懂它看我的目光中的含义,但我有理由相信,它是友好的,是带着善意、带着喜讯来的。

所以我要感激它。是它在那个雾气蒙蒙的早上,带给我一

声美好的问候;是它在我搜肠刮肚、为思索一个词语而不得之时,给我一丝灵光与启迪。今天,它又出现在我的面前,对我来说,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。

看它频频转换微胖的身姿、频频扭动脖颈的样子,我猜它一定是匆匆而来,又要急着离开,或许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它去做。我忍不住悄悄地打开手机拍照功能,既然来了,总得给它留下一点影像,一来见证一下我们的友谊,二来可以从它短暂的停留中,慢慢地破译它目光中给我传递的某种暗示。

片刻之后,它还是飞走了,但绝对不是我的举动吓着它了,因为在我按下快门的一刹那,突然有另一只鸽子掠过窗台,它是听见了同伴的呼唤,才匆匆离开的。

它不是每天都来,我也不是每天都会待在书房里。我只希望它能经常在这一小片属于它的窗台上歇歇脚,陪我读读书。这样我也能经常看到它,在它面前,我不隐藏一丝儿心事。

# 鸡鹊冤家

于新良

我家前面有一大块空地,我爸就种了些果树,日常招引许多鸟雀来此玩耍。一对花喜鹊来筑了巢,给寂寥的老院子增添了不少动静儿。我妈很高兴,说喜鹊代表着好兆头啊。后来,我妈买来一些小鸡仔散养着。

没过多久,我就发现过几天就会少一只小鸡仔,四处找也找不见,很疑惑。有一天,我妈突然听见小鸡仔在惨叫,跑出门一瞧,竟然是一只花喜鹊在追着啄,差点就要叨走了。我妈气坏了,叉着腰指着树上的喜鹊窝数叨:“有你们这样做邻居的吗?你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!”

等我爸回来,我妈让我爸想办法把喜鹊给撵走,要不就拿长竹竿把它们的窝给捅了。我爸说:“给它们一个机会吧,咱们把小鸡仔看好不就行了!”说也奇怪,树上两只花喜鹊打了起来,其中一只猛啄另一只,被啄的那只也不敢还口。我爸说:“看看吧,这不是当家的在教训做错事的那只喜鹊吗?”我妈

说:“看把你明白的!”

不知是花喜鹊真通人性能听懂人话,还是我妈对小鸡仔看护得好,打那以后再也没丢过小鸡仔。小鸡仔一天天长大,到了夜晚就跳到果树枝上歇息,我每次回家一到晚上就打着手电筒到树丛里找鸡。鸡有夜盲症,它们一个个蹲在树枝上不动弹,此时不管怎么捉弄它都行。我妈见了就替鸡叹气:“小时候受喜鹊欺负,现在又受大小子的欺负!”

慢慢地,母鸡下蛋了,公鸡也开始打鸣儿了。我妈就撒些粮食过去,鸡群就跑来吃,一些鸟雀也爱来捡漏儿,其乐融融相安无事。忽有一天,屋外头传来一阵叫声,我妈奔出去看,原来是一只花喜鹊来捡食儿,被鸡群围堵在树底下啄个不停。我妈急忙哄开鸡,喜鹊才狼狈地飞走了。我妈跟我爸说:“天下万物,都有灵性着呢,没想到鸡也记仇!”

回头我妈又跟我说:“你也欺负鸡吧……”

# 与鼠同居

张继平

刚入职时,我和窠哥租住在一栋老旧的破楼里。卫生间是蹲便器,窠哥拖完地到便池里洗洗涮涮,一不小心,把蹲便器捅漏了,一楼的地下一览无余,一群忽闪忽闪的小眼睛冒了出来。原来,窠哥捅了老鼠窝。

一道突如其来亮光投射到黑洞洞的地下,老鼠们惊恐之余居然抱团欢喜,从蹲便器的破洞争先恐后地爬出,也凑上来尝尝这人间烟火了。这是一伙儿红毛硕鼠,少说也有七八只,个个都有一尺多长,在老鼠中应该是爷爷级别的。

开始还能人鼠和谐共处。人在屋里时,老鼠们很规矩地蜷缩在卫生间的角落里。这出租房是物业弃管楼,我们两个男生经常出差,等着房主换新蹲便器,耗时大半年也未实现。

不长时间,人鼠就混熟了,形成了默契。我每天下班到家开门时,先用近似鼓点的方式敲敲门,待老鼠们从屋内的嬉

闹中退却到卫生间,才开门进入。等我来到厨房削土豆皮时,老鼠们就不请自来,欢跳着聚在我的脚下,抢吃土豆皮。待我手中的土豆皮全部削完,一跺脚,老鼠们就纷纷逃散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归原位。

此后,不管是摘芹菜叶,还是掐菠菜根,不管是残羹剩饭,还是发霉变质的食粮,全交给老鼠们打扫。老鼠们习惯于看我的脸色行事,尽职尽责,从不挑三拣四,不管施舍多少,都是一扫而光,一旦分拣完毕,绝不赖着不走。我与老鼠们也是各取所需,彼此相安无事,老鼠们达到饱腹的目的,我图个节省垃圾袋开支,也懒得倒垃圾。

时间一长,老鼠们就放下斯文,撕开脸皮,变得不客气了。有一天,我从市场上买回一条鲫鱼,准备给爱人哺乳补充营养。仔细收拾好了,放在厨房的一个盖帘上,待我回屋歇息片刻返回厨房,盖帘上收

拾好的一条鱼,就只剩下一根刺了。我望“鱼”兴叹:一顿新鲜美味瞬间化为乌有,给爱人吃鲫鱼哺乳的愿望也泡汤了。我的宝贝女儿又要几天母乳不够吃,只能靠冲奶粉打牙祭了。

面对老鼠们的嚣张气焰,我是又气又急,为了痛击它们的霸道行径,天一亮,我就上市场买来蹲便器换下破旧的。我把老鼠们关进卫生间,轰进地下,让它们从此永远不见天日。老鼠们吃喝不愁、冬暖夏凉的舒坦日子自此一去不复返了。

没想到,与老鼠一屋共处的时光让我落下了病根。时过境迁30多年了,肆虐狂咬成性的老鼠,不断出现在我的梦魇中:老鼠们肆无忌惮地啃噬着我的双脚、抓挠我的心肝,甚至从我的身体上疯狂地践踏而过,毫无当年的半点胆怯与和谐,反而让我汗毛倒立、毛骨悚然。一场噩梦惊醒,一身冷汗直冒,一脸恐惧惊悚。

# 听雨的夜晚

姜德照

屋外下雨,室内读书,室内的灯光透出窗外,在夜幕中穿透雨帘,见千万只小生灵在穿梭。听那雨声或急或缓,打在某些金属上面,传来阵阵清亮的回声,那是一种别样的感觉。

这个城市仿佛并不缺雨,尤其是在仲夏时节,雨就是常客,经常在周末或深夜造访。下雨的那一刻,雨的闸门像被人打开,突如其来,浑圆的雨点尽情挥洒,带着一股要把高温浇熄的劲头,一扫白天的闷热。此时的人们,大多是在看电视或是上网,关闭门窗享受着空调带来的凉爽,对下雨的感觉常常是迟钝的。当看得有点累了,起来伸伸腰,在房间里走动时,偶然走到窗前或阳台上,才发现外面的雨下得正紧。此时,从室内向外看雨,耳畔听雨,心中那些烦躁情绪瞬间一扫而光。

我喜欢晚上在楼上的阁楼书房里,一个人静静地上网、读书、写东西,那种夜雨潇潇的声响,是从窗帘外透过来。四周很静,下雨的声音很真切,那种沙啦沙啦的雨声,如同一架偌大的乐器在沉静中被敲响,开始了一场天地间的大合奏。此时,我会孩子般地站起来,走到窗前,撩起窗帘,看外面的雨在水泥地上蹦跳,看路灯灯光中编织的那道雨帘,看雨水在路面上汇集成小溪在路面上漫流。此时,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上心头。读自己喜欢的书,写自己喜欢的文章,这窗外的雨成为一种人生的背景,边听雨边与世界对话,那是一种心灵的喧响。

寂静的仲夏夜,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,在心静止水中心,会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开始蔓延,开始在内心激起一圈圈幸福的涟漪。

# 警钟长鸣

杨文革

每年的8月15日,都会听到那划破长空的警报声。

8月15日,是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日子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中华儿女前仆后继、舍生忘死,用生命和鲜血把日寇彻底赶出

中国,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
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,但警钟一直在耳畔长鸣。初秋的阳光澄澈明亮,蔚蓝的天空飘荡着白莲花般的云朵,静静地站在阳光下,侧耳倾听

那一声声划破苍穹的警报,震撼心灵。

铭记历史,是拥抱未来最好的姿势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,居安思危,勿忘国耻,踔厉奋发,勇毅前行。

## 微言不微

楼道里没有灯,晚上每次上下楼,都是数着台阶,有九级。有一次下楼,心里想着事,就数错了,数到八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九了,已经踩在平台上了,结果又往前迈一步,以为还要下一级,结果把自己绊得趔趄一

下,脚差点崴了。还有一次上楼也是这样。

事实证明,平地也是可以绊人的。绊人的,不是沟坎,而是我们对情况的错误判断,然后大脑又指挥我们做出了错误行动。  
丁新军